

# 民国瑞安锯板业的兴衰

■俞光

机器锯板业是民国时期瑞安工业的重要行业，探讨它的兴衰历史，可以为今日瑞安工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

## 何时起步

《瑞安市志》称：“机器锯板业始于民国26年(1937)，相继有永瑞锯板厂(在县城西郊，1937年创)、周顺记锯板厂(在塘口，1937年创)。”但是，该志在同节的《民国时期瑞安主要工厂一览》中又说，锯板厂创办年月为“民国16年(1927)以后”。

两者孰是孰非？查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卷六《实业门》工业部分，亦有类似的记载。可见《瑞

安市志》引用了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的相关资料。

笔者又查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卷六《实业门》的商业部分，其中《二十五年度(1936)出口货表》中记载，该年瑞安出口木板50万粒，货值22万元，全年瑞安出口总货值220万元。该年出口木板货值占瑞安出口总货值的十分之一。该志还指出：“26年6月(指1937年7月抗战爆发)以前……

板业以沪上洋松来源告罄，国产足以竟胜，故市价之高为‘一·二八’(指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)后所罕见。”可见早在民国26年(1937)以前，瑞安机器锯板业已经兴起并大量生产，锯板已是瑞安外销的拳头产品。所以，瑞安机器锯板业应始于民国16年(1927)，而非民国26年(1937)，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相关记载为误记。

## 原料来源

木板体积大重量重，就地取材可以大大地降低锯板业生产成本，但是现实却难以实现。《瑞安市土地志》指出：“从清代到民国，凡坡度稍缓、土层稍厚的土丘，很快开垦到山顶，一般山丘的梯田坡地也越开越高。”“大部山地变成荒山秃岭。”清末民初，永嘉、瑞安木炭业兴起，成为浙江木炭的主要产地。民国19年(1930)，周祯、林刚两位教授考

察永、瑞、平时说：“自永嘉至瑞安之运河(即温瑞塘河、瑞平塘河)两旁山地，皆童秃不毛。再经瑞安沿飞云江上行至岔口，沿途所见山地，即其优者，亦不过稀疏几株松树耳。”显然，瑞安机器锯板业的原料并非来自本地。

俞雄和笔者合著的《温州工业简史》提到：“机器锯板业，也是民国初温州较早形成的重要行业。它能在温州得到发展的

条件是：首先，瓯江上游青田、龙泉、庆元、景宁等地为木材产区，木排顺流而下，直达温州，快速方便；其次，温州地处海口，可以水路转运沪、宁、南通等地，运价低廉，因此，(温州)成为木材加工集散地。”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也说：瑞安机器锯板业的原料“采自泰顺、青田、丽水、缙云等地”。由此说明温、瑞机器锯板业的原料来源基本一致。

## 历程坎坷

近代瑞安机器锯板业的发展，经历了坎坷的过程，可分为3个阶段。

顺利阶段(1927.1—1937.6)。温州地区机器锯板业始于民国元年(1912)，平阳人张小泉和永嘉人吴天翼等集资3万银元，购买闸锯2台，于温州西郊江边五仓头创办森丰锯板厂。此后由于市场需求旺盛，锯板业渐趋繁荣。至民国25年(1936)，温州城区机器锯板厂发展到30家。在其带动下，瑞安相继创办永瑞、周顺记两家锯板厂，瑞安机器锯板业应运而生。因为上海烟厂、皂厂等日用品工业的发展，需要大量松板制作包装木箱；同时上海、福州等地建筑市场也需要相当数量的杉木、杂木板，因此瑞安机器锯板业发展得比较顺利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记载：“利用机器所锯木板为松木、杉木、杂木，长度八尺至九尺，阔度一丈，每日可锯一百丈。”“运销

地点则在永嘉、平阳及上海、福州等地。”瑞安机器锯板业的原料和产品都是水运，运价低廉，而销价较高，因此利润颇为可观。

低潮阶段(1937.7—1945.8)。日军的侵略给瑞安机器锯板业以沉重打击，使之由盛转衰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指出：“自‘七七’卢沟桥事变后，商业顿呈紧张状态。本县受间接威胁，各业闭歇者三四十家，影响最大者为板炭、运输二业。”该志瑞安《二十五年度(1936)出口货表》中，木板22万元，木炭30万元，合计52万元。而在《二十六年(1937)出口货总值表》中，板炭合计仅20万元。这两种商品出口货值比上年下降高达61.5%。《温州锯板业的历史回忆》也记载：1938年“敌人封锁沿海口岸，海运受阻，呆重的木板无法出运，锯板厂的生产几乎全部陷入停顿。”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还称，

民国27年(1938)、28年(1939)瑞安“板炭业输出困难失利”。在此逆境下，瑞安工商界克服重重困难创办毓兴、兴华两家机器锯板厂：前者在莘藤街，民国28年1月设立，动力16匹马力，工人12人；后者在仙降大树埭，民国32年(1943)10月设立，动力24匹马力。

曲折阶段(1945.9—1949.5)。抗战胜利后，海运恢复畅通，瑞安机器锯板业复苏。民国35年(1946)1月，兴业锯板厂在塘下设立，动力24匹马力。同年11月，林宗记锯板厂在东山设立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内战的爆发，使瑞安机器锯板业又陷入深渊。由于社会动荡，物价飞涨，百业萧条，各锯板厂纷纷闭歇。瑞安县计划委员会编的《瑞安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》(1949—1978)中，1949年锯材产量为零就是证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瑞安机器锯板业才获得新生。

# 《瓯风》社与林庆云及林庆云后人

■李淳

离瑞安湖滨公园仅数步之遥，有一座新建的林庆云故居，是刚从西面一百米处搬迁过来的。林庆云何许人也，这里蕴藏着何等的人文价值呢？

林庆云是上世纪40年代的瑞安名人，具有两大明显的特色：一是其屋，二是其人。林庆云故居是瑞安值得保留的典型砖木结构的士绅阶层住宅，正楼七开间，进深六间，其左右厢房系两层楼房。楼宇古朴大方，高爽宽敞，厢房精致漂亮，雕刻精美，是一座既朴素典雅又适静宜居的民宅。想当年，这里开门宾朋满座，闭户书声琅琅，洋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，遐迩闻名的瓯风社成员在此雅集，探讨学术，评说时事。《瓯风》杂志一本本从这里走出。

林庆云，字志甄(1915至1946)，系“东瓯三杰”代表人物陈黻宸的侄孙女婿，陈怀的女婿，陈谧的妹夫。陈谧当年创办《瓯风》杂志，一切出版费用均由林庆云一人资助，每期《瓯风》杂志出版，都寄赠给全国各地图书馆与藏书楼以及全国名人学者，此外还编印8种《惜砚楼丛刻》到处分发，扩大了瑞安文化的影响力(现尚能看到的有：黄体芳的《漱兰诗集》、孙诒让的《顾亭林诗校记》、宋恕的《莫非师也斋文录》、林公铎的《伦理名论》)等。1935年温州广泛征集乡贤先哲遗著，陈谧和林庆云等人，竭尽全力网罗文献，视为珍宝，并由林庆云出资垫付费用，加以印行，同年温州举办艺术展览会，展出名家名著千余册，展览结束后，林庆云等人将其中精品影印留存，于1936年出版了《瓯雅》一书，又名《浙江永嘉区艺术展览会书画纪念册》，由他和谢磊明、梅冷生负责编辑印制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林庆云先后出任东北小学校长、瑞安救济院院长，热心于慈善与教育事业，成绩显著。如当时救济院经费奇缺，林庆云出资把孤儿们迁至沙垟，避过日寇的浩劫，其家产为此几乎赔偿一空。

说到组建《瓯风》社，发起人陈谧功不可没。

陈谧(1902—1966)，字穆庵，其人天资聪慧，机灵敏捷，系陈怀长子，林庆云的大舅。“五四”前后入北京朝阳大学就读，后在燕京大学讲授文学史。1935年参加《瑞安县志》修编工作，不辞寒暑，下乡采访，认真收集，精心整理，为县志印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此外他又为玉环县修订县志。一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及乡邦文献研究，著有《介石先生事略》、《陈介石先生年谱》、《东瓯三先生年表》、《温州艺文志序》、《浙东学案》、《木厂甲乙集》等。

1933年11月20日，陈谧和林庆云等人在利济医学堂求志堂，组织成立《瓯风》社，其主要成员都是温州各县学术界名流，其中有：刘绍宽、梅冷生、池志激、王理孚、林公铎、陈谧、高谊、黄式芬、李笠、孙延钊、李翹、宋慈抱、张扬、陈阔慧、陈准、林庆云等16位社员。后李笠外出赴大学执教，夏承焘继其缺。刘绍宽在创刊号上发表《瓯风社记》，社员们一致同意将刊物定名为《瓯风》杂志，陈谧为总编辑，林

庆云为总理事，陈准、张扬为副理事。刊物由瑞安仿古印书局以仿宋体梓印。《瓯风》首刊凡例指出：“诗云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其办刊宗旨跃然纸上。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共刊出24期，所载皆为地方文献。《瓯风》杂志始终以发表地方文献，发表先贤遗著和名人名为己任，以弘扬光大东南文物之邦为目的，大量刊载了孙诒让和“东瓯三杰”陈黻宸、陈虬、宋恕的遗著以及温州当代学者著作，扩大了永嘉之学在全国的影响面，故有了“伊洛危微宗未坠，永嘉经制学弥恢”之说。《瓯风》杂志首刊刘绍宽撰写的《瓯风社记》作为发刊词，孙诒让的《六历甄微》、陈虬的《蛰庐存移》、宋恕的《六斋论文》、黄绍箕的《潞河词》、池志激的《全台游记》、宋慈抱的《续史通》、陈怀的《治瓯刍议》、陈谧的《清代瑞安选举人表》、《瑞安经籍目》、孙延钊的《孙敬轩先生年谱》、《温州经籍志校勘记》等均在《瓯风》杂志发表。

林庆云先生夫妇寿命都不长，只活了30来岁，分别于1946年与1943年过世。我作为东北小学小学生曾为校长夫人送过丧，所以记忆深刻。当时他们有三子一女，兆丰、兆鑫、兆平和邕邕均未成年，母亲因肺病辞世时兆平只有3岁，父亲因伤寒病故时兆平只有6岁。我的大哥那时在东北小学教书，我的嫂嫂、姐姐和我都在东北小学念书，所以对他们都比较了解，况且兆鑫、邕邕曾是我小学同学，瑞安中学初中毕业时也曾同班。1950年7月，16岁的兆鑫瑞中(初三)毕业，既无钱升学，又不能就业，兆丰让他到山东大学找他，临时只得在学生食堂用餐，晚上与哥哥同睡一床，被人告至教务处，那日教务长找兆丰谈话，兆丰以为一定会受到批评，谁知教务长交给他一封亲笔信，让兆鑫到淄博师范学校升学，那时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，国家包吃包住包分配，解决了兆鑫升学与就业两大难题，毕业后分到学校当教师，兄弟俩购买了礼物，来到山东大学向教务长致谢。多年以后，我在瑞中建校100周年校友会上见到了兆鑫和邕邕。他们个个聪明能干，兆丰是山东烟台林业科所高级工程师，兆鑫是山东淄博中学高级教师，邕邕杭州工业学校毕业后也是工程师，兆平在温州某企业工作，还当上了车间主任。可是命运总对他们开玩笑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兄妹四人，各有各的坎坷，各有各的泥泞，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错，有的是政治运动极“左”思潮造成的，也有是自身性格的原因，还有是运气与机遇使然。今年兆丰不幸过世，兆鑫早已退休定居山东，邕邕和兆平都在温州。兆丰曾给我来信，索要一套《瑞安市志》，我曾去市志办领了一套给他寄去，他热爱故乡的情结由此可见。兆丰曾在信中对我说，他很想回乡看看，可是这一天还没有等到就撒手人寰。兆丰比我大四岁，如果他健在，他掌握的情况会有很多，我这篇文章的信息含量和思想含量一定会大大提升。